

情海歸帆



劉雲若著

社會長篇  
言情小說

# 情海歸帆

第六冊

天津

京津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十五日發行

第六冊實價一元二角  
(外埠酌加寄費)

# 情海歸帆

版權所有



不許翻印

著者

劉

雲

若

出版者

天津法租界三十號  
京津出版社

路天德里十二號

發行人

馬

鳴

銓

總代發行 天津法租界

三十號路效  
勵力出版社  
康里廿二號  
交通旅館旁  
天津書局

社 會 言 情 長 篇 小 說

情 海 歸 帆 第 六 冊 目 錄

劉 雲 若 著

第 廿 二 回

辛 勤 苦 聯 兩 姓 合 作 分 工  
夢

第 廿 三 回

文 運 宏 開 詩 盟 結 老 嫗  
佛 光 普 被 花 雨 落 前 生

第 廿 四 回

春 草 故 人 心 教 星 替 月  
秋 風 遷 客 感 懷 寶 迷 邦

社會言情  
長篇小說

# 情海歸帆

劉雲若著

## 第二十二回

辛苦賦雙棲同床各夢  
殷勤聯兩姓合作分工

話說秦雲見那婦人說了怕人疑心的話，正要細細打聽，不料那婦人就提了煤爐出至院中，秦雲也就隨着出來，只見那位小妾碧璉正在院中立着，向那婦人怒目而視，那婦人却沒理會，只張羅着替秦雲生火，那碧璉笑嘻嘻的湊過來看着向秦雲道，你使這爐子麼，這本是別人丟下的，給你用本來正好，可是你怎麼不早說呢，今天早晨我把這個爐子連那堆破爛都賣給打鼓的了，明天就來取，你今兒用一天不要緊的，秦雲聽着覺得這小妾真是卑鄙而又小氣，看見我用這破爐子，只怕奪了她的，赶快托詞已經出賣好要回去，你偷了我許多東西，我都沒哼氣，現在倒對我這麼刻薄起來，好你小老婆，等着我的，秦雲雖然心中氣憤，但覺犯不上爲這小事和她爭吵，就自笑道，好，我只使用一天，明兒悞不了你賣，這爐子總賣個十元八元的吧，倒是一筆不小的進項呢，碧璉知道秦雲損

情海歸帆 第二十二回

二

她，搭訕着道，那能賣那麼多，也不過幾十銅子兒，本值不得賣，我因為嫌佔地方才給了打鼓的，若早知你要用也不費這事了，秦雲道，謝謝你的好意，只怨我早沒看見，現在既賣了，就當不住人家明兒來取，是不是，碧璽聽她的話有些刺耳就不再作聲，退回南房門口，這裏那婦人已替把火爐生着，又因為秦雲房中無水，就到自己房中盛了一壺貢上，那碧璽看着怒容滿面，忽然轉身走入房中，寫着什麼，你這又爬在桌上寫什麼，只聽白衍芝答道，這是那位顧明伯……你不記得上月顧明伯和幾位老秀才，在三不管水坑前的牛肉館裏修楔，邀我去臨流賦詩，當時一共十個人，用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十個字作韻，我恰巧拈了個嫩字，因為這個韻太窄太難，只好帶回來再作，那知直耽誤到今天，他們因為等着湊齊了登報，並且要送給商會會長高九爺評閱，所以寫信來催過幾次，而高九爺辦着慈善機關，每年都用一筆錢賑濟文貧，把詩給他看，就爲着教他記住名字，到年底文貧冊子上，可以弄得頭等份兒，落幾塊買肉過年也好，這就和當初會試舉子在考前給考官送條子一樣，其實咱們不在乎這個，再說舊年才過，新年還遠着呢

，不過關着大夥兒，樂得跟他們湊個熱鬧，昨兒顧明伯上門來催，我答應明兒交卷，這不得趕着弄麼，白衍芝說了這麼一大套，並且提高了聲音，好像要國村這屋裏聽見，却不料和碧璉的意思正相抵觸，碧璉原意要利用他指桑罵槐，只要他說給誰作什麼事一句話就够了，却不料他絮叨半天，到末後才把碧璉希望聽的話說出來，碧璉抓住碴兒，大聲罵道你歇着吧，顧明伯是你的爹呀，你就這麼替他幹，幹完子吃誰的飯，別你媽的混蛋了，顧明伯那小子也不通人事，人家跟你有什麼交情，才認識一半天，就巧使喚人，也沒像你這樣差道兒，要是願意給他使喚，趁早給我滾，別吃劉備的飯，給曹操作活兒，白衍芝想是得了暗示，任她斥罵，一聲不哼，外面的秦雲卻聽出他是暗罵自己，氣得眼紅，那婦人當然也聽明白了，却只撇撇嘴兒，表示心中鄙薄，但外面卻不敢作聲，向秦雲擺擺手，似說不必理她，就自回入西面小屋中去了，秦雲想要把碧璉痛罵一頓，但想爲這件事太值不得，而且對打對鬧，未必能佔便宜，好在自己已知他的劣跡，不如耐心等待，有日拿住把柄，毀她個不好反口，不得翻身，那才算懲罰她個痛快，何必在這

時爭鬥呢，想着就忍氣回至房中，見國材已把茶沏上，茶碗仍在棹上扣着，不由把火兒遷到他身上，嗔着道，我這麼鬧渴，你怎就不懂給倒上一碗涼着，國材哦了一聲，急忙取碗替她斟上，秦雲一看，那茶已成了紫紅色，原來茶葉太放多了，秦雲瞪了他一眼，心想真是蠢貨，幹什麼也不行，因為口渴太甚，把茶吹了吹，淺淺的呷了一口，只覺舌頭澀得難過，揭起壺蓋一看，原來裏面茶葉被水泡漲，竟滿了一壺，不由叫道，你這是放了多少，簡直比藥都苦，國材楞七的道，苦了麼，我因為你說渴極了，所以多放了些，秦雲手拍大腿道，我的天，我渴極了，你多給倒兩碗還像話，多攔茶葉，碍着渴什麼事，國材道，在旅館的時候，你不是常罵茶房沖的茶太淡，喝着燎嘴，不能解渴麼，秦雲聽了氣得翻眼，倒嘆哧笑了，嘆息道，對，你說的對，我錯了，國材知道秦雲說得反話，臉上訕訕的，心裏很是難過，自思我愛秦雲，恨不得把命都給了她，整天不知怎樣先意承志，赶前赶後，只希望哄她快樂，好享受新家庭的幸福，却不解何以我用心費力，總是反惹得她生氣，大約我真是天生蠢貨，連這眼前小事都辦不好，難怪她警拗，她

却是一直爲我負氣，爲我費錢，如今好不容易願望得酬，正該歡喜，若非我惱惹她，絕不會誠心挑剔我，只是怨我不好，國材想着，有些自怨自艾，半晌沒有作聲，秦雲入室時，本想把白家可疑情形，以及丟失東西的事，都對國材告訴，並且商議應付之策，但因喝茶這件小事，心中怫鬱，便想國材不是什麼有心路的人，何必枉費唇舌，因而未曾告訴他，二人都無精打彩的對怔着，耗到日暮，又到吃飯時候，只得仍出去吃他們往日吃慣的西餐廳，不過秦雲這次却留了神，從箱子上取下一副鎖鑰，把房門鎖好，方才出去，在外面吃完了飯，秦雲想到回家也是枯坐無聊，不如多在外面耽擱一些時候，就溜了回馬路，又看了一回電影，半夜才回家去，到門口秦雲忽想起白家的人或已睡了，他們本沒有候門的義務，而且感情又不融洽，這一叫門，不知得等多大工夫，而且免不了聽閒話，但既回到家，只隔了一層門，怎能逡巡不入，而且既有了家，也不能再出去住旅館，無論如何總要叫門，就輕輕敲了兩下，裏面靜悄悄毫無應聲，只得又敲幾下，漸次把力量加重，而裏面有了腳步聲，走到門口把門輕輕開了，秦雲不知是誰，只好向對面說

聲謝謝，聽對面答了句不用謝，才聽出是西房住的那位婦人，這時二人進去，把門關好，見滿院漆黑，知道自家的人早已睡了，摸黑裏走，忽聽南房中白衍芝咳嗽一聲，說道，什麼時候，天快亮了吧，那碧璉哼了聲答道，天亮啊，天亮回家，還算得人心呢，就要這麼半夜三更的吵人家宅不安，白衍芝道，他們幹什麼去，這麼晚才回來，碧璉道，我不知道人家幹什麼去，反正人家有人家的好事，回來晚又怕什麼，好在有賤骨頭，裝孫子的給熬夜等門，秦雲把他們的話聽了個滿耳，不禁心頭火起，但好幾次都忍下去了，這次自己又在半夜回家，本來沒理，也只好循例忍耐，開門回到房中，越想越氣，想到這家庭直是惹氣東西，自己勞心費財，把他弄成，今天第一日搬進來，除了時時生氣，處處不方便，什麼都沒得到，國材也覺今天初次實受這新建之家，毫末得到什麼滋味，仍是出去吃飯，同去遊蕩，只回來睡覺而已，和住旅館直無分別，而且反不如住旅館時的飲食方便，出入隨意，就是夜深回來，茶房也依然笑面逢迎，絕無氣惱，不像這個家，今日只看完夜場電影，趕着回來，已聽了許多閑話，尤其最難堪的，秦雲近日雖常

常提不起興致，對自己也不似初定婚時親熱，但每日仍是有說有笑，絕少鬱悶之時。原料着她搬進這個新家，便可心快身安，很該提起高興，同甘共苦，雙宿雙飛，不知如何快樂，豈料今天她自到這裏，就撇着嘴兒，楞着神兒，沒有一點歡意，無論原因是我作事愚笨，惹起煩惱，反正第一日她如此慳吝無但，鬱悶不樂，以後更不堪想了，這樣又何必這家庭呢，可是世間男女對於家庭，却多數在神馳夢想的希望，辛勤困苦的建造，好像這裏面藏有什麼奇趣，反而只覺寂寞苦悶，若是一切家庭俱都如此，人們又為什麼那樣殷殷希望，勞勞建造呢，國材想着心裏似蒙了一層薄霧，想要把這問題覓索解明白，好心中豁然開朗，但終是不能解釋，於是只剩了默默沉思，論理夫婦全有互相安慰的責任，一人感覺苦悶，就可以把胸臆直訴出來，要求對方慰解，但國材近日被秦雲屢次譏嘲呵斥，有些怕了，料着一說出來，她就許笑爲糊塗話，或者竟認爲有意觸犯，鬧成一場齟齬，只可默然無言，秦雲也在床上怔怔的躺着，秦雲見國材不來理他，感覺他心情冷淡，雖然自己頗覺鬱悶，想要開口笑談，但想和他說話，也不能解悶，也就懶得開口。

，因爲秦雲在先尙覺國材的醇樸天真，是可愛的，而近日在她耳目之中，國材的醇樸天真，似乎變爲拙笨呆滯，令人感不到興趣，尤其秦雲是曾經滄海的，當日在風塵時，多見些風流浪子，每人都會些溫柔解數，諧妙言詞，不過秦雲當時志在尋求良人，早歸正果，却視爲輕薄可厭，以後嫁給在梧，處處滿她的意，也就不作比較和思量了，自從和國材同居，起初還一心撲着國材，立志和他終老，只覺像國材這樣的人，才是好男子的氣度，那種會哄女人的油頭粉面輕嘴薄舌的男人，只是嫖客行徑，簡直不够丈夫資格，但這種思想，保持不多日子，也就漸漸感到寂寞，覺着國材這個人好比一碗沒加作料的湯，固然也能泡飯，但還得有小菜就着，否則就難於下咽，這就好比把他當愛人情侶，外面兒也還好看，實際上也還受用，只是每天得一同出去遊散，借他種娛樂湊成快樂心情，若是守在房中，和他獨對，就覺出他本身不能發生興趣，和沒作料的湯是一樣了，秦雲因對國材有所缺望，不由想起以前所見的男子，好像都很有趣，怎麼自己所嫁的人，竟和他們不一樣，尤其回憶到自與在梧同居的短短時候，好像是自己有生以來最溫馨

可憶的一段，那時和他同處，不但如置身溫柔鄉中，有說不出享不盡的意趣，以爲房幃厮守，是人間無上快樂，莫說不肯出門觀影，即使娛樂場中有筆巨欸存着，我也懶得去取，和現在一加比較，心情可差得太多了，秦雲這樣一想，不知怎麼，竟似把對在梧的仇恨都忘了，只想他的好處，覺得和他同居，每日能有數小時的厮守，遠勝於國材的終日追隨，尤其想到當時在梧常常拋閃自己，經旬不歸，自己只在房中等他，罵他恨他，而仍歸於想他，任憑如何寂寞，也不肯出門，好像有他影子在腦中盤旋，尙較出門娛樂爲有趣，自己不明白是什麼道理，如今國材在旁陪伴，寸步不離，自己反覺得味同嚼蠟，好像反不如在在梧外室獨守空樓時的意趣濃厚，難道國材和在梧就這樣的懸殊差異麼，秦雲想到這裏就不願再向下想了，只假作倦乏，倒在床上，閉目裝睡，其實心內却把在梧的舊事，一幕幕的似電影般的映演出來，聊以做消遣，這本是人在無可奈何時常有的事，在無衣受凍時，就回想他有皮裘時的溫暖，在挨餓時，就回想他昔日在盛筵上的享受，秦雲這時因爲得不到愛情，心坎感到寂寞，不由就要想到她昔日心情最暢，印象

情海歸帆 第二十二回

一〇

最深的美滿光陰，於是在梧桐影子便佔據了她全部思想，其實這時他並非得不到愛情，國材那裏正蘊蓄着火熱的愛情，只是被她的冷淡的態度逼住了，不敢發露，而秦雲現在心情一變，對於國材這種未經鍛煉尙欠雕琢的原始愛情，也不願領受了，於是二人從此就同床各夢起來，胡思亂想得睡不着，國材是因爲秦雲態度改變，疑懼悚惶，心神歷亂而睡不着，二人受的一樣罪過，脫衣上床裝睡，到天亮時方真個入睡，話不絮煩，秦雲和國材的婚前交際，與婚後密月，好像全在旅館中十餘日時候銷磨過去，至於正式的家庭生活，却似乎在第一日便厭倦了，這也是人心善變，和易得易失兩句話的鐵証，據西洋人說，在昔日蘇彝士運河未開之前，歐洲船舶到東方來，都得經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，路途很是遙遠，但當時輪船初創，古式大型帆船的勢力尙未衰歇，在船上旅途之中，因爲生活單調，心情寂寞，旅客常常由同船旅伴尋求安慰和刺激，於是孤男寡女，常有在旅途上結爲鴛侶的，不過這宗事大都見於輪船，帆船却很少成就婚姻的功德，這原因就在於遲速的分別，輪船走得快，一雙男女，在下船後立即相識，漸漸發生愛情，一過

赤道，就接了吻，到黃金海岸就形影不離，再過好望角，已經定了婚，不等進印度洋，已經發生肉體關係，及至到東方登岸，愛情剛剛在最熾烈的程度，於是上了岸便到禮拜堂結婚，終身既定，即使以後愛情減退，反目成仇，以致鬧到離婚，那還得經多方的考量，多日的遲延，多種的手續，也許過幾年方能正式離散，若遇着能忍耐，稍爲忍耐，就可以忍過這一世去了，這是輪船成全好事的專長，至於帆船就不然了，因爲他走得慢，輪船走完全程的時間，它才走到好望角，船上男女已經過了愛情的全部過程，熱度到了沸點，應該上岸結婚了，然而這船還在非洲南面飄游，船上既沒教堂，又沒牧師，只可等着吧，然而世上事都是物極必反的，登山到了頂顛，便該向下走了，男女在後半程中，就漸趨冷淡，口角，厭惡，罵詈，鬥毆，及至到了東方登岸，小六九恰恰還原，和在歐洲上船前一樣，變成各不相識，掉頭自去了，這個說法，或再未免過火，然而男女中間，久處易厭，却是真的，但厭的遲早，却與人的本身有關，秦雲的對象，倘若不是國材，而是別人，她的厭倦心情，也許不致發生如此之快，國材這種人爽直坦白，就好

似一片平原，沒有山嶺遮隔，江河映帶，可以一目了然，使人不想多看，秦雲這時，良心上仍認國材是很好的男子，並沒有什麼疵病可言，却只感覺和他在一處不生興趣，因而不願跟他笑語調逗，就是這個原故，而且他二人在旅館雖只住了不足兩旬的時間，然而已嫌太多，這兩旬中已使秦雲感覺生活平凡了，但還希望改變家庭生活，能得着新的刺激，國材却是以秦雲的喜怒爲喜怒，見他不樂，自也抑鬱，當然希望搬家後變個樣兒，那知第一天的家庭生活，竟和旅館中沒什兩樣，所差異的只是多添的煩悶氣惱，於是秦雲因環境的不滿，更加重對國材的厭倦，國材也因秦雲的變態，由傍徨而失望，漸感到美夢已歸虛空，以後未必有好日子過了，這二人心中各抱鬱抱，然而秦雲的苦悶，犯不上跟國材說，國材的苦悶，不敢對秦雲說，因之隔膜漸深，只有同床異夢了，這錯誤只使二人在旅館過的日子太多，把同居生活的滋味，領略够了，男女雙方一切的玄秘，也都互相認識清楚了，以秦雲的閱歷廣闊，性情善變，自然難免感覺平凡而生出情形，倘若他倆能得到林翁的助力，在定婚之後，立即分離，經若干日後，再行正式結婚同

居，敢保秦雲因着新鮮鄭重，以及自傲種種感覺，和臉面，身分，以及種種維繫力量，能把對國材的愛情多延續若干時，固然二人性情不同，終是難於長久，但比這樣總可好得多了，可是秦雲雖然對國材厭倦，但她的心裏却不肯這樣想，因為良心關係很知道國材誠懇可感，自己絕不忍負他，而且正式同居，方止一日，若竟發生裂痕，也未免對不住自己，因此秦雲一面自哄自己不肯承認厭倦國材，只覺他不大可心，自己也許犯了什麼毛病，忽然不高興起來，一面又想國材縱然麻木不堪，使目己寧可裝睡，也不願和他說笑，然而既嫁了他，也只可忍着，至於忍到什麼時候，她却未思及，其實這樣在秦雲好像勉顧大局，而實際却是錯誤，因為這樣貌合神離的夫婦，若是在幾十年前，舊禮教下的舊式婚姻，一經結合，便算終身已定，離婚兩字尚未發明，人們腦中的婚事龍鳳帖上，好似無形中註明和鞋店招牌同樣字句，是貨物出門，磨沾不換，於是丈夫即使把妻子看作妖魔，妻子把丈夫看作醜鬼，因為知道交易已成，萬難退換，也就只得降低眼光，回心轉意，盡力向好處走了，但秦雲這時所處，並非那樣年代，也不是那樣腦筋，既